

我画我的

韩羽
笔墨伎俩
闻章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美术出版社

我画我的

韩羽
笔
墨
伎
俩

闻章
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美术出版社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画我的 : 韩羽笔墨伎俩 / 闻章著. — 石家庄 :
河北美术出版社, 2019. 1
ISBN 978-7-5310-9613-9

I. ①我… II. ①闻… III. ①中国画—绘画评论—中
国—现代 IV. ①J212.0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9262 号

封面题字: 潘海波

策 划: 李 彬

责任编辑: 张 静 张肃琿

书籍设计: 李 沐 王倍佳

责任校对: 曹九涛 李 宏

出 版: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

发 行: 河北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

邮 编: 0500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hebms.com>

印 刷: 河北健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: 8.25

版 次: 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85.00元

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

官方微信公众号



淘宝商城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倒装等印制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311-87060677

自序 一

一个不好玩的人，来写一个好玩的人，你说这事好玩不？

把一个好玩的人写得好玩，非作者之功。

把一个好玩的人写得不好玩，实作者之过。

无功有过，下笔即错，奈何？

此序。

自序二

十年前，曾写《韩羽》一书。如大地拾穗，一枚两枚，便以为金秋在握。

如今再写韩羽先生，是想衔座金山。但金山岂是容易衔得的？但势已至此，衔得来要衔，衔不来也要衔，借司马迁一句话则是：“小子何敢让焉！”

弁 言

此书，开了好几次头。

本来好好的，写到某个地方，突然觉得不对。不是不对，是不契。写别人或许还好，写韩羽先生则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韩羽先生顽皮。文字没有顽皮相，传不出韩羽先生之神，别说神，是连形也难得肖似。

必须以顽皮对顽皮才可，但我又不会顽皮，等于纳方枘于圆凿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

此情境恰如韩羽先生画的《搔痒图》：“上些上些，下些下些，不是不是”，不知哪儿才“正是正是”。所搔处皆不是痒处，奈何？

后来想，这样搔法，也许本就不对。现在不是他痒，而是

我痒。搔他之身，怎解我身之痒？但我身之痒，却因他起，不搔他身，何处有我身？我把自己弄入尴尬地，搔他不对，搔我也不可。

逼到现在，却也有了，将我自己还有韩羽先生，一并跳将出去，成为非他非我，也只有成为非他非我，才有可能成为即他即我。我痒处即是他痒处，他痒处无非我痒处；搔他即是搔



搔痒图

我，搔我等于搔他，佛教不也有“自他不二”之说？

其实这在我来说，也无非遁词，我哪里就能做到搔我即搔了他！虽然，却也别无良策，无非是让韩羽先生来做一回模特儿，不管我搔到搔不到，只需他在那里嘻嘻嘻嘻笑。等于他又一次逢场作戏，在锣鼓中，粉墨登场，“啊呀呀呀”热闹一回，只是这戏只为了成全我。

好在这于我俩之间，已成惯例，每每都是他成全我、成就我。或书或画，我屡屡请教于他，韩羽先生从没吝嗇过，这样那样，旁征博引，取喻设譬，深入浅出，用尽了办法，从泥坑里向岸上拽我。每次我写他，尽管言语颠倒，意思浅陋，他总能包容。有时跟我讲别的，或历史典故，或戏剧情节，或世间趣事，让我听得心意盎然。其实那里头，有着好多弦外之音，我却听不出。听不出就听不出，他照讲不误。从来惹人难遇，有我这么个笨笨的人在，在他看来，这大概也挺好玩。于是，我俩就从多年前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在他的世界里，守着我的世界，顽冥难化。他也乐得，将他的世界无偿送给我，任我挥霍。所以今天，我也就只能，在我狭小的心灵空间，来容纳他的无尽意思。当然，容纳只是形容，若能装得一瓶一甌，也便满足。

破 题

何谓破题？多年前，韩羽先生陪华君武游赵州桥，整个景区空荡荡，只他两个。赵州桥外，更设附景。看了这里，又看那里。到一偏僻处，见一锁着的小门，上写“迷魂阵”。里面横七竖八遍布竹篱，二人站在坡上看来看去，也没看出究竟。突然，华君武边下坡边说：“待我撒泡尿，破了他的阵！”

此破题，破的不是本书的题，破的是“好玩”的题。破题的意思，与破阵相仿，有拆解之意。

韩羽先生好玩，这个好，可读成“好得很”的好，也可读成“爱好”的好。他从小玩到老，到老仍在玩。小事玩，大事也玩。玩不在事上分，而在心态上分。我记得他说过，世上的人分两种，一种是有趣的人，一种是没趣的人。这种分法也有趣。

韩羽先生是趣人，恰也做了趣事。不是做了趣事，是他把事玩到了全然的趣意中。比如他的书画、文章。文章乃千古事，书画何尝不是千古事！成不成千古事，不在文，不在书画，在意。意思到了，是；意思不到，不是。

韩羽先生的书、画、文章都有意思。不是有意思，是大有意思，是有大意思。

说韩羽先生是趣人，有特另之意。此何谓也？是在说，同是趣人，却也各趣各的。最能代表韩羽先生之趣的，是顽皮。从小到大，如今已在耄耋，却也一直在顽皮中。他趣，是顽皮，不趣时，也是顽皮。时代顽皮时他顽皮，时代不顽皮时他也顽皮。这一顽皮，是连不趣也是趣了。

世界的有趣，皆因人起。人所以是高级动物，在于好玩，在于能玩出多种效果。同样是人，能高到贤圣，亦能低成无赖，甚或禽兽，其间层次无数。趣人也在其间。趣人也分层次，也有把无聊当有趣的。我这里只说有真趣的人。真趣之人，虽在世界中，也在世界外，他能够跳出尘外，像看戏一样看百样人生。看到好笑，看到好看，看到庄严，也能看到鄙陋。

仅仅看到世相不能算什么，人最大的趣意，在于能够自观。

唯能自观自照，世情人性才成镜鉴，从而能够体悟及反思，“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。《心经》开篇第一句，即是“观自在菩萨”，菩萨的能够觉悟，在于他的自观自照自省。因此“趣”有“趋”意。

所以真趣之人，必定有品位。

韩羽先生曾对我讲解幽默，他说，幽默的前提是心灵自由，心灵怎么才能自由？是必须不陷在事上，于是非利害能够超脱。能如此，才能有语言或行为上的游刃有余。

韩羽先生是以趣眼看世间，所以无处不趣，无事不趣。他结交的朋友，也多是趣人。他著有一本厚厚的《读信札记》，记载的是他与师友们之间的趣闻轶事，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

韩羽先生最大的趣事奉献，是他的绘画。

绘画这件事，是人的一种意绪表现。在人类文明史上，应该说，绘画早于文字。及至有了文字，绘画形态肯定也变得更自觉。关于绘画，历代画论中有种种说法、种种主张、种种标准；且绘画本身，随着画家的认知，从摹形到写意到文人画，一直流变至今。今人对于绘画，见解各个不同，画风也因此各异。韩羽先生有说法吗？有。他的说法是：

“画画儿就是玩。”

这话谁说都行，唯独韩羽先生说了不行，不是不行，是没人信，都以为他是在“逗你玩”。谁不知韩羽先生？别的可以马虎，唯独对待艺术，那可真是朝死里抠！他能说“画画儿就是玩”？

却是真的，正儿八经说的，也是正儿八经遵循着的。虽然他有时会玩得很苦，但苦未必就不是一种酷。譬如走钢丝，那也是玩，且是玩在生死边缘，有惊，且也有喜，惊和喜恰是在一处。就像那年我们十多个人在西藏绕冈仁波齐神山，海拔五千多米，危乎高哉，喉咙里只剩下半口气，但心里却也有另一种喜悦在。

那么，同样是玩，为什么有的人玩不出来呢？这是因为在这句话之后，还有一句话，但这句话被好多人忽略了。这句话即是：

“但要玩之以恭。”

加了后面这一句，意思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，同样是“玩”，但“玩”的性质变了。

玩是玩，但看怎么玩。如果仅仅把玩当成了儿戏，在艺术

面前即是褻瀆。別說藝術了，是什麼也會給玩完的。

玩字背後隱含著的東西太豐富，也太深刻了。這也如幽默，要的是有想法，無障礙，拿得起，兜得轉，隨心所欲而不逾矩，無法之法乃為至法，這樣的一種狀態，這才能當得起一個“玩”字。

“画画儿就是玩，但要玩之以恭。”

換個說法即是：“画画是玩，但要好好玩。”

前一句是方式，後一句是態度。

不在於玩什麼，在怎麼玩。

玩什麼重要，怎麼玩更重要。

態度決定程度。態度也決定高度，高度決定難度。

有難度的玩，才算得上玩。

“繪畫就是玩，但要玩之以恭”，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却是其來有自。

在中國，無論什麼都可以是玩。斗紙牌、跳房子、猜枚、撞拐、摔跤等等民間玩的那些是玩；蹴鞠、投壺、曲水流觴等等上層人玩的那些是玩；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此六藝亦是玩；政治、軍事等大事，亦可以是玩。關鍵是有規則。“垂

裳而天下治”“画地为牢”等，则是远古时代的游戏规则，其境界则是庄严。所以乾卦的高境界是“群龙无首”。都是玩，其间有大小高低，分界是怎么玩。玩到庄严即成大事，大事能玩才是高手。换个说法即是：会玩的，能把自己玩到庄严里头。到了庄严里头，愈发能玩。所以孔子才说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在这里，最玄妙的“道”与最实际的“艺”成为了一个东西。“道”是体，“艺”为用，“德”和“仁”为规则。

《易·系辞》说得再明白不过：“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”没想到，《易》，皇皇肃肃之大典，被誉为“群经之首，大道之源”，却是供君子玩的，且会玩才是君子！难怪人对《易》这么看重。有了《系辞》里的这句话，再来读《易》，再来看古人，一切昭然。古人是那样庄严，而又那样优游。庄严与优游，竟然是一回事。

猜想孔子当年，韦编三绝读《易》，他不苦，肯定越读越透亮。他发现“玩”才是世间本质，“玩”才是人生状态，有了这一个“玩”字，一提全起。悟透这一层，老先生会有多萧然。所以他才“删诗书、定礼乐、修春秋、序易传”，意在说

君子之应有状，意在为君子立标杆。子曰“思无邪”，子曰“至于至善”……无非是在说，世事人事不可不当真，若想真当真，必须要有一颗纯净、从容、可以玩起来的心。

“玩”恰是在境界里，玩即是境界，不在境界里，不可能谈状态，不在状态里，怎么能谈得上“玩”！

想一想，即明白，人生本该充满乐趣，没有乐趣还叫人生吗？但人生偏偏有好多的苦，粗糙、僵硬、虚假、无聊等等，怎么来的？恰是不会玩，自己把自己弄在沉重里，太多的死结，太多的阻滞，太多的欺骗，而这些，盖自欲望太多、太重，人被欲望绑架，连半点自由也没有，何谈放松？放松都没有，何谈优游？没有优游，何谈创造？“玩”才是创造的最佳状态。

人生本意，即是玩的，或事或物，都是在人的趣意里才存在得好。而趣意，取决于对事物认知得是否透彻。所谓庄严，是把该当真的当了真，所谓“玩”，是把自己提升到比真事还高，这样才能使人和事都能在境界里从容。事在高度，人不在高度，不好玩；人在高度，事不在高度，也不好玩。好玩才玩，不好玩就不玩了。陶渊明之所以是陶渊明，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好

玩，所以才有了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这样的诗和《桃花源记》那样的文。韩羽先生也是，当年以为好玩才当了河北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，干了两个月后发现不好玩，挂冠断然而去。尝一脔可知全鼎，韩羽先生之所以能够把画儿画到一个高度，是因为他懂得“玩”。

中国人是这样，可以把自己与世界玩成一个，所谓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”。历史上或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高人，即是把事情玩到了自他不二的境界。如“神仙、神医、神农、神笔、神厨”，或者“一刀准、一把抓、徐半尺、张一摸”等等，都是在某个领域境界独享。那样的一种高度，恰又是那样的一种放松，放松与高度乃成一体。不当真不可，太当真亦不可。不当真，懈了；太当真，紧了。“松而不懈，紧而不僵”，“法而不法，不法而法”，“似则不是，是则不似”……所有类似说法，言辞不同，其旨则一。古圣用“中庸”来概括，所谓“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“中庸”是在说什么？竟是在说“玩”。何谓智慧？分寸而已。何谓自如？亦是分寸而已。玩恰是在分寸里，所谓超脱，恰是在分寸里，“极高明”也恰由分寸来决定，是到了不知分寸为何物，却又恰恰在分寸

里的高度。

韩羽先生的画儿和文，都玩在分寸里，或者说，都企图玩在分寸里。